

实力榜
中国当代作家
长篇小说文库

再婚进行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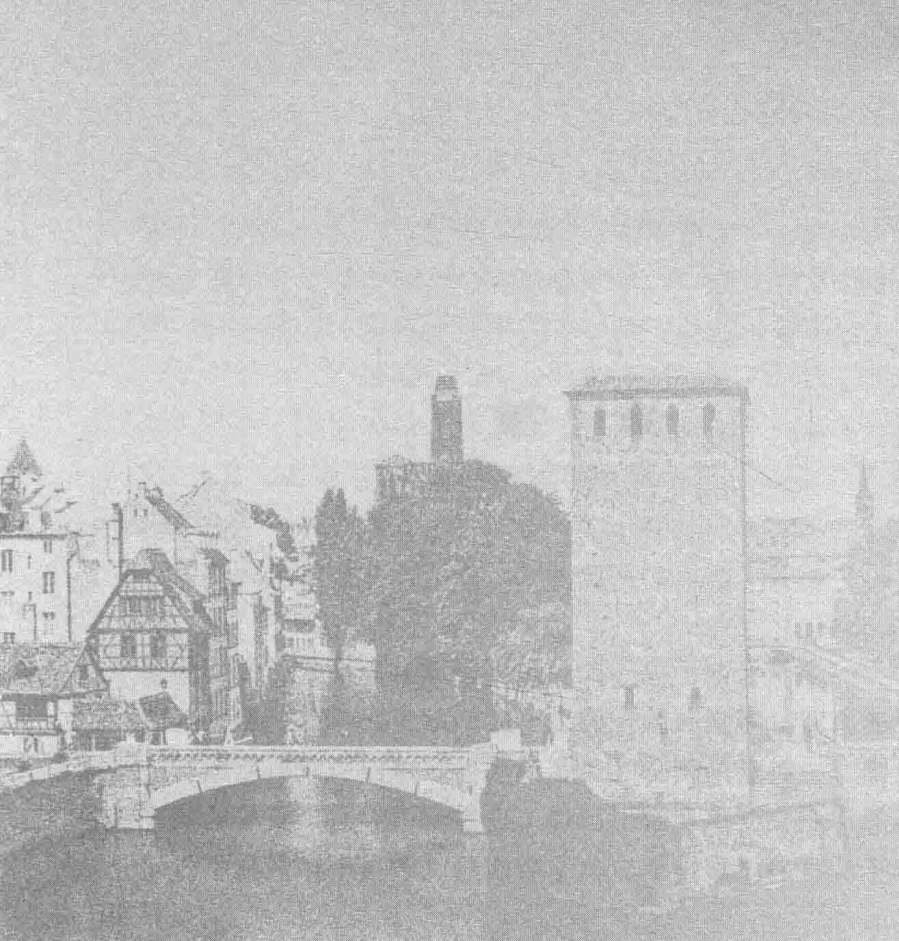
ZAI
HUN
JIN
XING
SHI

央视热播剧《再婚进行时》
同名电视小说隆重上市

婚姻是一座围城，需要用心去经营
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成功，不幸的婚姻都有相似之处

李
榕
著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再婚进行时

李
榕
著

婚姻是一座围城，需要用心去经营
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成功，不幸的婚姻都有相似之处

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再婚进行时 / 李榕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8

(实力榜·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205-0427-0

I. ①再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6563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杨飞羊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248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第1章

根据巴普洛夫原理，欧阳手机一响，高飞准会胃疼。

究其根源，外科医生欧阳锦程生得一副好皮囊，在博普爱医院，他受到老中青幼四代女性的欢迎，所经之处必是莺歌燕舞，一副“博览群芳，普天下莫非吾爱”之势，全然忘了自己还有个重要身份是某人的丈夫。

特设手机铃响个不停，欧阳停了车，手机紧捂住耳朵下车接听，声音低似耳语。

副驾上的高飞冷眼旁观这份神秘与躲闪，夫妻间处久了，不必开口，“肢体语言”皆演绎殆尽，来电人无疑女性，特设铃声彰显其特殊身份。

古话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其实男子长踏实点那也是积大德了。

高飞她妈不止一次敲打过女儿：欧阳你得看牢点儿，他那不爱着家的毛病跟高国庆一模一样，遗传都没那么像！

高国庆高国庆高国庆，打从高飞记事起，她爹高国庆的名字像一串永不消逝的电波。遥想当年，高国庆还是名仪表堂堂的中学教师，每天收拾得像新版二十元钞票。高飞七岁时，高国庆跟着路口摆摊的女裁缝跑了，走时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连手纸都没放过。高飞一直纳闷，高国庆多讲究的人，皮薄肉细又爱捋伤，洗把脸都还冷热水交替着，那个女裁缝脸像被什么动物坐过，鼻塌眼小的……他是看上她哪点了？

高飞正胡思乱想着，车身猛一震，车被一辆过路车给擦了。

肇事车急停住，司机蹿下来，缩着脖子一脸猴急：“你说怎么办吧！”

高飞对这种事没经验，欧阳接电话接得影踪全无，她摸不准：“叫警察吧？”

司机头摇得像新换了电池似的：“我没时间等交警，这样，”他掏了一



把钞票塞到高飞手里，一看钱不多，他脱了衣服，“回头我把钱给你送来，衣服也给你！里面有我名片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风驰电掣般呼啸而去。

高飞从没见过这么碎的钱：两块、五块的，还有一把钢镚儿，满满一捧不知有没有五十块。

博普爱医院食堂的早点远近闻名，早晨七点半就聚满了嗷嗷待哺的良民，两个窗口都排了长队，每天只有吃饭和开会的时候才觉得这里人才济济。

按惯例，高飞占座儿，欧阳锦程负责采买。他向来对“请勿喧哗，耐心排队”告示视而不见，直奔队伍最前头，食堂大师傅则老远探出脖子热情招呼：“欧阳大夫，您吃什么？”

沈心风风火火冲进来，白大褂都没来得及扣上，一屁股在高飞对面坐下，脖子一梗，直眉瞪眼宣告：“我跟石磊分啦！”

沈心身材修长眉目清秀，马上奔三十的人，相亲无数皆过眼云烟，石磊是她唯一挺过了三个月的。高飞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安慰人从来不是她的强项。

欧阳端着早点过来，热干面、豆浆、鸡蛋，未卜先知地买了三份，其中一份推给沈心，沈心也不客套，化悲痛为饭量，埋头痛吃。

欧阳和高飞都在外科，沈心原本也想去外科，无奈大外科主任秦明朗挑剔刻薄，一张脸成天黑得跟黎明之前似的，沈心瞧着心里发怵，胆儿一缩选了内科。

早上九点一刻，两辆救护车相继呼啸而至，几个浑身沾满白灰的伤者陆续从车上被拍下。据说工程队施工时顶棚塌了，当场伤了四个，高飞一早两台小手术全部延后，全体配合抢救，伤得最重的患者是工程监理黄成，头部重创。

黄成苏醒时听到他妈特有的哭声，如怨如诉，在小小的病房里发出裸眼 3D 立体环绕特效。

他想安慰两句，但嗓子干哑，半天吐不出一个整字儿，黄母见状紧握住儿子的手颤声说：“成子，妈在这儿呢！”

黄成赶紧哼一声表示自己没事了，他的助理小刘办完住院手续进来，小姑娘二十出头，熟练地拧把热毛巾给黄成擦脸。黄母睃了眼小刘，滋生了某种想法，笑咪咪问道：“姑娘，多大啦？”

黄成刚动过手术，麻药劲还没过，听到他妈熟悉的腔调却清醒了好几



分。他妈一贯警钟长鸣，生怕路过的野兔不小心吃了他这把快四十的窝边枯草。

小刘答道：“二十三。”

黄母对年龄满意，接着问：“家是哪儿的？”得知小刘是外地的，黄母便扭脸不再理她。儿子绝不能找外地媳妇，家里有个大事小情儿啥忙都指望不上，没事的时候家人哗哗地上门。黄成从小听话，好好学习不早恋，专心工作不胡混，于是婚姻大事拖到了而今。

一名白净的小护士进来换吊瓶，黄母起身道谢：“您救了我儿子，您就是他的再生父母，这辈子下辈子我们都忘不了您！”

年轻护士被老太太逗乐了：“该谢的是高大夫，要不是她，您儿子早就没了。”四名伤者送进来，比起其他三人黄成还能说话，头上没有明显流血，急诊医师初步判断他的伤势最轻，高飞却建议他最先检查，检查结果证明了她的判断，为黄成的手术争取了宝贵时间。比起冰冷的仪器，人的经验与直觉有时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黄母赶紧向护士身后搜索：“哪位是高大夫？”得知高飞下班了，黄母扭头很坚定地对儿子说：“记得好好谢谢人家！”

黄成迷迷糊糊地想：她姓高啊。生平第一次，他离死亡那么近。前一秒他还镇定自若谦让其他工友先做治疗，瞬间坠入无尽黑暗，他像溺水的人拼命挣扎，惊慌中只有一点若即若离的微光，他喊不出，身体也不属于自己似的。

听得见我么？她问。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水滴掉落湖面，恐惧中的他努力找寻着那声音，拼了命想浮出黑暗。活着的感觉真好，他打心眼里由衷感慨。

麻药完全消散后，黄成记忆复苏，一早他赶往工地的时候刚蹭了她的车，还别说，他们真有缘。倘若她坚持报警，按照正常程序来一遍，他就赶不上那倒霉的意外事故了。

高飞此时在 KTV 包房里连打了两个喷嚏。

沈心说，一个喷嚏是有人骂你，两个喷嚏就是有人惦记你。高飞苦笑，这世上惦记她的只有她妈。

包房里欧阳正和护士小美挤在一堆深情对唱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妇。小美刚来医院不久，家在外地举目无亲，欧阳怕小姑娘伤

怀，特意召集了科里一帮同事给她庆生，礼物预备了一堆，给人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高飞不爱这份热闹，忙了一整天，脊背僵硬，她只想回去泡个澡然后舒舒服服平躺在自家床上。但不来又怕人误解自己不大度，干脆拽来落单的沈心，两个人缩在灯红酒绿的包房暗处说私房话。

欧阳边唱边掏出自己的手机，瞅了一眼断然扔给高飞，原来是高母来电，她妈的声音透着严重的不高兴：“我不舒服！”

高飞讨厌手机，有了它谁都能找着你，她不买手机不用手机，但不代表她妈找不着她。她妈退休前也是大夫，副高职称，对什么病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心得，但每天不让高飞回去一趟就浑身不自在。

高飞取了包，对着沈心的耳朵交代：“我先走一步，你帮我盯着点欧阳！”沈心愕然看着高飞，不敢相信她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了，这一大活人怎么盯？

回到娘家，高母的面色比高飞还红润呢，开门时故意看她身后：“我女婿呢？”

高飞深深叹气，她妈和欧阳是一对天敌。打从高飞和欧阳认识起，老太太就认定欧阳不是过安稳日子的主儿，坚决反对两个人交往。欧阳心知她妈烦自己，反正是娶她闺女又不是娶她，本着见一面少一面的原则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。高母却不同，自从高飞不顾反对跟欧阳结了婚她就隔三岔五打电话，用各种理由递话欧阳过来，想替女儿好好管教这个不羁的家伙。

没看见“亲爱的”女婿，高母严肃起来：“你别说他又加班，刚才你们是在外面唱歌吧，如果欧阳不去，你根本就不会去那种地方……”

又来了又来了，高飞浑身发冷，羡慕起至今单身的沈心，至少她不必面对这么洞悉一切的妈也不用烦恼那个滑不留手的丈夫。

沈心要是知道高飞羡慕自己会立马跌坐在地。沈心的情史用两个字即可勾勒：相亲。她和男人的关系基本上一个模式：认识，约会，分手。虽然她不愿承认，但她始终忘不了初恋，那还是大学一年级的事情，十年过去，她自认为已经放下了。

聚会散时，沈心酩酊大醉，她负责紧“盯”的欧阳只好像扛煤气罐将沈心扛回家。沈心家是老式小区，没电梯，大冷天的欧阳给累出一身汗。



一进门，沈心“哇”地吐了欧阳一身。

欧阳整理完从洗手间出来，原本瘫在床上的沈心惊坐而起，眼睛直溜溜地盯着他看，片刻，她眼里汪出泪来，委屈得像个初生婴儿。

欧阳知道她又失恋了，劝慰说：“至于吗，不就是失个恋？”

沈心嘴一瘪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失恋，怪谁啊，都怪你！”不等他说话，她直着脖子狂吼，“我喜欢你！欧阳锦程，打从第一面见到你，我就喜欢上你啦！这么多年，谁都不知道，高飞不知道，我妈不知道，我谁都没告诉！”

欧阳目瞪口呆地盯着她，他们第一次见面，什么时候？他没印象，对他而言，沈心只是高飞身边的一个影子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记忆里他俩说话都没超过十句。

沈心第一次见到欧阳锦程是在大学迎新晚会上。当时她太害羞，没敢向他要联络方式，总以为在一所大学里，肯定还会再相见，没想到的再相逢竟是五年后。那天一群实习生呼啦啦参观博普爱外科，正逢其时，欧阳从手术室大步走出，口罩上方的眼睛炯炯有神，当他拉下口罩时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沈心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是他。

但没想到他爱上的却是高飞。

高飞放下电话，欧阳电话不通，沈心电话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，当然她也没指望沈心能盯得住他。

高飞深深陷到沙发里，身心冰冷。他们婚后貌似恩爱，没吵过架。不吵，不等于没矛盾，这样的晚归太多次了，她多问两句他就嬉皮笑脸地蒙混过去。他的手机随身携带，接电话总避开她。

她不敢过分追问，生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他们之间就什么都不剩了。

你怎么能嫁给欧阳这种人呢？沈心不止一次质疑。欧阳长得帅，又超乎寻常的热情，外形和个性都容易给人好感，让她觉得那么不可靠。

结婚三年，他们没要孩子。他们的夫妻生活正常，每周两到三次，每次“过生活”欧阳对避孕工作做得滴水不漏，哪怕是意乱情迷时他也没忘记抽身翻找避孕套。

高飞小心试探过：“欧阳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？”

欧阳大不以为然：“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！要孩子干吗，累！俩人过

日子多简单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高飞承认，自己生活能力差，没方向感，记性好忘性大，不会下厨，和人打交道也远不及欧阳圆滑周到。

这理由看似合理，可高飞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欧阳家在上海，欧阳却很少提他的家人，高飞也从没见过，包括婚礼。婚后高飞提议去上海探望他父母，欧阳一句话推脱了：“没必要吧，他们都挺忙的！”他一年回上海几次，说走就走，说是探望父母，却不约她同往。

在他那貌似光明的种种理由背后，她感到欧阳并不喜欢家庭，不愿意承担责任，不愿被困住。有一次高飞故意将家里的避孕套全藏起来了，没承想他翻身下床，从钱包里翻出了一个……什么，已婚男人会随身带着避孕套？具体一琢磨，高飞就更绝望了。

如果真有时光机，她希望回到两个人认识之前。高飞的人生黄金时刻就是大学期间，还记得刚入学那天，学校办迎新晚会。沈心打扮了足足两小时，每根头发丝都欢天喜地的。高飞穿着她妈手缝的一件白布裙出场，沈心看了给吓坏了，抓着她的裙子惊呼：这麻布袋子还在呢？这么重大场合你也敢穿出来！？

衣服用料就是医院里用来做床单的那种，软塌塌的，初看是淡黄色，但越洗越白。被沈心一说，高飞心里虽忐忑，却不肯换上沈心那露肩膀头子的花裙子。两个人走在一起，宛如紫薇和金锁，一小姐一丫鬟。

晚会后是舞会。震耳欲聋的音乐声里，大家都张着嘴蹦啊叫啊，恍如一只庞大的海鲜池子，廉价的汽水在彼此手中传递着，沈心喝多了，不停地跑厕所。有个男生上前和高飞搭话，高飞生平第一次陷入疯狂人群，想逃都找不到生路，对方对她伸出手来，她头都不敢抬。高飞从小被母亲管制得严厉，高中时曾有男生夜晚在楼下叫她，她奔下去和人聊天，当时大家都在备战高考，疲惫的心渴望交流，回到家她母亲一板凳扔过来，砸断了她的腿，她是拄着拐杖进的考场。从此后她再不敢跟任何男人讲话。

那个男孩的手向她固执地伸着，她紧盯着地，只记得他脚上的匡威鞋。

早七点的晨曦从蕾丝窗帘花纹间隙里溜进，轻佻地抚摸过欧阳轮廓分明的脸。欧阳醒来，揉揉眼，意外地打量眼前陌生的房间，一时没弄明白状况。



欧阳一抽胳膊，一旁的沈心惊醒，她愣愣看着欧阳，以奇怪姿势靠拢在一起的两个人俱是一惊，然后欧阳居然一言不发，跑了！

沈心木然坐在床上，记忆“哗”的一下子全复苏了，醉酒、吐、狂吼、哭闹，手被玻璃碎片意外割伤、包扎……这一夜乱纷纷的那些居然不是梦！

完了，完了，她对着他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啊！

沈心将被子猛拉到头上，发出一声绝望的呜咽：“没脸活啦！”为了补救，她赶紧给欧阳拨发信息，这事儿一旦传出去，她没脸见人了。

高飞醒来看见欧阳衣服笔挺，问他：“你啥时候回来的？”

欧阳随手一划拉：“深夜一两点吧……”

他刚才人在路上时，沈心信息追来，他回复得简单粗暴：滚边儿去！他生自己的气，被她一通闹腾后他怎么就迷糊着了；他生沈心的气，这么大人了，胡说八道什么啊？以后见面多尴尬。连带着，他也生高飞的气，都结婚了，成日回娘家像话吗？

高飞冷着脸出门，拒绝上欧阳的车，两个人一同出门，分头上班。欧阳没意识到这算什么事，不就是晚归吗？

但欧阳不知道高飞生气的起因，高飞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

第2章

沈心听到王莘莘在后面叫她，她立刻加快了脚步。

她没能成功逃脱，王莘莘上前一把握住了她，半是撒娇半是亲热地挽住沈心的胳膊：“躲什么啊，我又不是老虎。”

沈心只得站住：“是王大夫啊，我发现您去了外科进修之后个儿都长高了？”王莘莘是消化内科医生，但就是不爱待在一线干活儿，满院里找地方进修，现在正在外科混着。

王莘莘不计较她语气里的嘲讽：“听说你和男朋友分手啦？”

沈心心生反感，谁嘴这么欠！整个医院沈心最烦王莘莘，她就是一只

笑面母老虎，不仅有着极敏锐的耳朵四处探听别人隐私，还极有想象力地夸大其词，这也就罢了，竟然老以媒人自居将沈心当“礼物”介绍给各种闲杂人等，简直了！

黄成醒来，他妈赶紧伺候儿子吃喝。黄成一眼瞅见椅背上搭着自己的外套，认出就是他的衣服，他知道她来过了，心里先一喜，紧接着一空，问他妈：“妈，高大夫来过了？您怎么不叫醒我啊！”

正在这时，王莘莘拽着沈心进来，早上王莘莘跟着主任查房来过，无意得知黄成是装修公司的金牌监理，对黄成展示出极大热情，一天来嘘寒问暖了好几次。

王莘莘将沈心推到黄母面前，一副得胜回朝的模样：“伯母，这是我们内科的沈大夫，她知道您儿子受伤了非要来看看。”

沈心大惊失色，明白自己又被王莘莘这厮给卖了，王莘莘超用力地把沈心摁到椅子上：“我们沈大夫可是医院的院花！”

院花？沈心被这莫须有的荣誉压得脸变了形——

“年年先进，业务素质一流，脾气也温柔！”王莘莘如同追悼会致辞，同时对沈心介绍黄成，“这位是黄工……”

沈心被黄家母子俩四只眼睛盯着，只能没话找话：“皇宫？哈……这名字真富贵。”她尴尬得要命，干笑了两声。

王莘莘不无骄傲：“黄工可是金牌监理，在家装业是首屈一指的专家，著名的青年才俊，有房有车还有公司……”

黄成完全不知王莘莘的这位“青年才俊”是谁，一脸迷茫。

中午沈心坐在食堂里的时候，想起王莘莘恨不能吃了她，医院大了什么病人都有，王莘莘刚买了套房，一听“皇宫”是装修公司的，小算盘就谋划上了。送礼费钱，一听说对方没对象，赶紧送一大活人去，一毛钱都不用花还落个热心快肠的好名声。这种人，怎么不去死！

欧阳端着午餐坐到沈心面前，就像没事人一样寒暄：“酒醒啦？”

沈心一激灵，差点心律失常：“你没，没说出，什么吧？”她，沈心，医院两届辩论会最佳辩手竟然结巴了……

欧阳好生劝慰道：“你啊，往后这酒就少喝点，说话也注意点，有的没的乱说，自己开心了，扎老心了……”他越说，沈心的头越低，都快和盘



子里的包子肩并肩了。

高飞端着吃的侧身过来，她甫一坐下就注意到沈心包扎过的手腕：“手怎么伤了？”

沈心和欧阳俱是一惊，相互对望一眼，又赶紧将目光挪开了。

这时欧阳手机响起，高母来电，要他俩今天务必回去一趟。

高飞决定了，回娘家路上和欧阳谈孩子的事，不管他怎么想，这孩子她要定了，她甚至悲壮地想：哪怕是离婚，她也要这个孩子。半路欧阳接个电话，开开心心地开溜了。

高飞在路边望着欧阳的车扬长而去，心情格外茫然，手机铃声又是那位“神秘女人”，回娘家的路好漫长。

为避免尴尬，她在楼下超市买了些补品，谎称是欧阳送的，她妈看都不看，冷笑一声：“他买的？”她妈火眼金睛，高飞只能沉默是金。

高飞妈留高飞吃饭，她妈家里很少开伙，饭菜都是从楼下饭馆里订的，丰盛地摆了一桌。看菜的数量高飞觉得她妈还是期望欧阳能回来的，毕竟，老人家太孤单了。高飞想，如果知道自己要当外婆了，她妈会高兴吗？高飞拿不准。

饭吃完了，高飞妈的唠叨也进行了一轮，高飞打电话要欧阳来接她。

欧阳电话里显得特诚恳：“我现在还在赵志诚老师家呢，待会儿我还得向他请教点事儿……”赵老师是医院里的胸外科主任，前年退休了。

高飞妈一听，勃然大怒：“他胡说八道！赵老师女儿生孩子，他们夫妻俩去美国伺候月子去了！”欧阳万万没想到赵志诚是高飞妈的老熟人。

谎言遍布的日子，还怎么过下去？

欧阳比高飞先到家，一进门就嘘寒问暖的，高飞没理他。

欧阳知道高飞还在气自己昨晚一夜未归，他决定坦白算了：“妹子您别生气，我昨天晚上就是送一喝醉酒的回家，那人其实你也认识……”他一直叫她“妹妹”，赔小心的时候叫“妹子”，生气的时候便直呼全名。高飞曾质疑过，恋爱的时候可以这样，结婚了为什么不称呼“老婆”？

沈心也曾说，真浪漫，韩剧里的情侣都是互相叫对方哥哥妹妹的。可他们不在韩国，有句老歌“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”。



听到他的昵称高飞来了气，甚至怀疑他这样称呼是不是别有企图，她想怒吼一声：我不是你妹子，是你老婆！高飞粗鲁地打断他：“我不想听你编故事，没兴趣！”

欧阳觉得事态有点严重了，坐正身体，很认真地宣称：“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说的全是真的！”

他的字典里有那个“真”字吗？高飞心酸地想，是不是他觉得自己特蠢，特好骗？

欧阳完全不得要领，她怎么啦？又被她妈给洗脑了是不是？两个人第一次大吵特吵，他们没有吵架的经验，但都莫名带着股怨气，你来我去地吵得心力交瘁。

高飞的气一直带到床上，被子裹着她单薄的身体，有意远离欧阳。以欧阳的经验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更何况，他们之间也没啥具体矛盾，黑暗里他试探着伸手向她，被他一碰，她像青霉素过敏一样跳起，贞节烈女般怒喝一声：“别碰我！”她手脚并用起身去客厅睡沙发。

怎么啦！还不到生理期，这股无名火打哪儿来啊！欧阳懒得理她了，这小女人都是被他惯出的毛病，好像他越低声下气她就越来越来劲了。

欧阳承认自己撒谎了，他刚才其实是去见大学同学了，一名女同学出差经过，两个人碰了个面。

高飞一夜没睡好，魂不守舍地经过走道，有人喊她，她茫然四顾，发现是她的一位病人，高飞强打精神：“好点了吗？”

黄成看情形等她很久了，他略带羞涩地从兜里摸出一个信封：“您救了我的命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以他的经验，进医院多少都要表示点“意思”，这跟进庙送香火钱、车过高速 ETC 收费一个道理，只不过，医院这地界一次就够了，这辈子最好都甬来了。

高飞想起他修车费都还没付完全呢，这钱算修车还是修人的？

黄成看她的笑容立刻就明白了，赶紧声明：“这一千块，不知道够不够修那车的……”

高飞心思都被他看穿，忙说：“不用，我那车没什么事，你好好养病吧！”



如果不是欧阳着急接电话，车停得居中，他的车也不会刮上，这事就此作罢。她转身就走，黄成捏着手里的信封不知所措，望着高飞的背影表决心般说：“那我以后会报答你的！”

高飞听到了，虽然心情不太好，嘴角还是绽放出了一丝苦笑，怎么报答？我救了你的命，难不成你想以命抵命？

欧阳也没睡好，高飞讲道理讲不过他，冷战他敌不过她。一出外科大楼他看见牛一鸣那谄媚的笑就更犯晕了。

牛一鸣是他的中学同学，圆乎乎的脸上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。人如其名，上学的时候成绩老是最后一名。这几年他发财了，老爱黏着欧阳。

欧阳皱眉问：“牛老板大驾光临，有什么指示啊？”

牛一鸣无奈地一耸肩：“人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我工地出了点事儿差点出人命，我这不给你交住院费来了吗……”

欧阳这才知道外科那个脑袋受伤的黄成是牛一鸣的手下。

牛一鸣想起来都后怕：“差一点就死了……”

欧阳幸灾乐祸：“他要死了还得判你几年呢！”

生意人都有几分迷信，牛一鸣一瞪牛眼：“你盼我点儿好行不行啊！”见欧阳白他一眼，他立马露出讨好的神色：“听说夏天来了？”夏天就是欧阳出差经过的女同学，牛一鸣的女神，无奈人家心仪的是欧阳，没正眼瞧过老牛。

欧阳看到牛一鸣那酸溜溜的劲都好笑：“别乱想了，我是托她帮我找人。”

牛一鸣根本不信，找人？夏天肤白貌美腿长，一张标准网红脸，当医生真有点可惜，她到现在没找人，大家都懂，她还心心念念惦着欧阳。

回家路上夫妻俩都不说话，欧阳估摸再过一天高飞的气就该消得差不多了，只要她妈不瞎掺和，高飞其实就是一个特单纯特好哄的孩子。

上电梯时楼管大姐多了句嘴，把欧阳的小期望全灭了：“你们当医生的可真辛苦啊，前天我上早班，正看见你打车回来……怎么，你们夜班都不能睡觉啊？”

高飞再度被击中了，大姐早班是六点半，欧阳又撒谎了，他根本不是“深夜一两点”回家的。高飞悲痛欲绝地看了欧阳一眼，那冰冷的眼神一



下子让欧阳找到了丈母娘的神韵。

高飞进屋将钥匙一扔，掉地上了也懒得捡，欧阳自知理亏，弯腰捡起钥匙特好脾气地说：“又乱扔钥匙，回头又该找不到了。”

高飞心头火起，连喝几口凉水都不制怒：“找不到了更好，我就不回来了！”

欧阳烦了：“不就是前天那点事儿吗？干吗老揪着不放啊！”

高飞怒目圆睁：“不说前天，昨天呢？你真的去赵老师家了吗？”
欧阳一愣，不知道自己又在哪儿出现了漏洞。

高飞紧盯着欧阳的表情，一丝错愕都没放过：“人家赵老师一周前就去美国了！”

欧阳即使被揭穿也能面不变色：“是，我撒谎了，可谎言有时候是善意的。都生活那么长时间了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对你是百分之百信任，你对我总是疑神疑鬼！”欧阳觉得自己问心无愧，谁都有点小秘密小隐私，他知道高飞不喜欢他跟女的黏糊，他自问自己还是挺注意影响的，小美过生日他找一群人聚，就是怕高飞误会。但他不想把夏天扯进漩涡，那是他的底线。

高飞心想，合着到最后还成了我的不是？她偏不上当：“你对我百分百信任？你如果真信任就该跟我说清楚！”她明白，他根本就说不清楚。

欧阳心说：这还没完了！

夜晚，高飞直接就到沙发上睡了，欧阳听着她的呼吸声觉得心烦，这几天降温，她身体弱，赌气最后倒霉的还不是她自个儿？

欧阳气呼呼冲出去，连被子带人抱起来往卧室走。

高飞误以为他打算行使丈夫权力，气得差点背过气去，尖叫道：“放手！你放手！”

欧阳板着脸说：“要睡屋里睡去，沙发我来睡！”

高飞拼死挣扎，欧阳没想到她瘦小的身躯里突然爆发出那么大股力，他没能 Hold 住，高飞摔下，发出不可思议的重响，然后，她整个人蜷缩成一团。

欧阳傻了，不知道这一切怎么发生的。

高飞感到身下一热，心知不妙，闭着眼痛苦地说：“叫救护车……”



第3章

欧阳人还在病房门口就听见高飞她妈掷地有声地训斥着女儿：“还有脸哭，自己怀孕都心里没数！”

高飞不是她妈的对手，现在不是，将来更不是，她告饶：“妈，我累了……”

欧阳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。高飞妈就跟长了后眼似的，猛回过头，凌厉的眼神扫视着他，炮火精准定位：“你当丈夫的等到老婆流产了才知道她怀孕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，一对混蛋！”

欧阳觉得这事儿自己最冤，看到高飞苍白的小脸，他将这口气强咽进去，堵得胸口生疼。对于这个厉害的丈母娘，他无从辩解，高飞妈像个行走的×光机，什么到她那儿准能立现原形。

沈心知道消息的时候高飞已做完手术回家了，她敲开门一见到欧阳的脸色就知道自己来对了。以前两个人恋爱时沈心是他们的联络员，两个人高兴还是闹别扭，沈心很多时候比他们自己还清楚还着急。

高飞见到沈心勉强坐起，沈心心疼地埋怨：“怀孕了我都不知道，嘴够紧的。”

高飞眼神闪过一丝伤痛，静默片刻，说：“别提我了，你现在怎么样？”

沈心昨天上夜班前还相了一个亲，还能怎么样，继续相呗！

厨房里传出欧阳忙碌的声音，沈心故意大声说：“唉，我要找个欧阳一半儿好的就行！看人家，有长相有才华，武能开刀文能下厨。”

她不知道自己拍在马蹄上了，高飞不接话，小脸绷得更紧。

饭菜上了桌，欧阳有一手过得去的厨艺，不过他们大多在食堂吃。他用青瓷小碗盛了碗排骨藕汤，小心翼翼搁在高飞面前，半讨好半是献宝的口气：“这汤只有一碗啊，沈心，没你的份。”

沈心用唱歌般的声调说：“我有自知之明，高飞，这辈子我是没你这份福气喽！”



这句话再度刺到了高飞，高飞推开汤，闷头吃白饭，欧阳有点不悦，欲言又止。

空气里飘满尴尬因子，沈心觉得自己有义务活跃气氛：“欧阳，你这做菜的手艺跟谁学的？赶明儿你开个餐厅，我给你跑堂。”

欧阳闷声说：“没人教，自学成才，你喜欢吃，多来。我家妹子吃得少，每天都有剩的。”

电话铃声响起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高飞很敏感地瞥了欧阳一眼，又是哪家“妹子”来电了。

欧阳去接电话，他被高飞死盯着，如芒在背。科室小护士们爱找他帮忙，修个电脑什么的他都有求必应。这种事儿一多，高飞就变脸，即使她没说什么，欧阳也压力山大。

欧阳对着话筒含糊说道：“抱歉我去不了，你另找人看看，我没时间，这几天都忙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高飞却不领情，冷笑一声：“想去就去！”

沈心被屋内的气氛憋得发慌，她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在一旁干着急。

欧阳一脸讨好：“沈心你看，她赶我走，你替我好好批评批评她。”

高飞最恨欧阳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技巧：“别当着人面演戏，没必要，出去吧，省得在家难受。”

欧阳果然原形毕露：“高飞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这不沈心在这儿吗，正好她做证，我身上到底哪颗细胞写着要出去了？”

沈心听他直呼其名，知道事情闹大了，起身倒水递给高飞，回头对欧阳开火：“你是男人不是？她说你两句你顶什么嘴？何况她身体不舒服，顺着她你会死啊！”

欧阳委屈道：“我哪儿没顺着她了？她都是没事找事！”

高飞爆发了：“对，是我找事！嫌我烦？离婚！”

时间尚早，酒吧没什么客人，夺门而出的欧阳自斟自饮，垂头丧气。

牛一鸣走过来拍拍他肩膀：“兄弟，大白天就喝上啦？”

欧阳斜了他一眼，无论他到哪儿，牛一鸣总能找着他。

老牛是一快乐单身汉，有个感情不稳定的女朋友。穷的时候女友特不待见他，老挑剔他这个那个，三天两头跟他闹分手，牛一鸣没少低声下气